



呂氏春秋卷第八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工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仲秋夏之八月月角東方宿韓

昏牽牛中旦觜雫中牽牛北方宿魏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中於南方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

說在律中南呂於陽任其成功竹管音中其數

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說在候雁

來玄鳥歸群鳥養羞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漢中來南



而來秋分而去歸蟄所也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天子居總章太廟總章中央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

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孟秋在是

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陰氣發老年衰故其養之授其几杖

賦行也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

共老人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大小度

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司服主衣服

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裳青與赤五色備謂之繡

禮司服掌主之吉服禮昊天上帝則大喪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

望山川則毳冕祭社五岳則絺冕羣小祀則玄冕祀元

兵事弁服視朝則皮弁服皮者鹿皮冠服命有司申

嚴百刑斬殺必當斬獄刑殺皆重其事故曰必當無

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為撓反還殃也是月也

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宰於周禮為充

犧牲擊于牢芻之三月也祝太祝以駢牲事神祈福

祥也巡行犧牲視其全具者恐其毀傷紫其芻豢之

薄言牛羊曰豢瞻肥瘠察物色也物毛必比類量小大視

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御佐疾

以通秋氣儺逐廢除不祥也語曰鄉人儺朝服立於

通達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始熟故嘗之是月也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宗廟穿竇竊脩困倉

大三百

國有先君宗廟

二

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有司於周禮為場人

之屬也詩云日亦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罰

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蟄蟄蟲俯戶是月秋分

漏五十一刻夜漏五十一刻故曰日夜分也雷乃始殺氣

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殺氣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同

也度尺丈平權衡正鈞石齊升用權秤衡也三斤為

量釜鍾也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

易關市不征稅也故商旅來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

商也貨賄財賂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故口以

便民四方來雜遠鄉皆至雜會也關市不則財物不

賈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非一無乏用所求得也事比舉

事無逆天數天道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類不

進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行是令行是令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陽

炕燦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尚生有故草木榮華

李梅之屬冬實也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曰民有大惶

也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夏氣盛陽

蟄伏之虫不潛藏五穀復萌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

也收雷先行草木早死冬寒嚴猛故風災數發收菽

也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疎之所由起

也上長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紀則亂而危也過

八月紀

有勝也過勝之分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故貪欲

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司使一心矣

欲其衆也者猶以克勝故欲其衆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

無敵矣今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

民之重令也至兵至德君之兵也今重乎天下貴乎

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

蕩蕩動物莫之能動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如此

敵敵不足以為武故言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

者其敵誑下濫也故能使其敵弱而屈服也先勝

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此近謂原野凡兵天下之

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兵者戰鬪有負既勇者凌

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已止舉凶器必殺殺所

以生之也法曰有故殺人生有道也司馬行凶德必威

威所以懼之也威畏也懼懼也敵懼民生此

義兵之所以隆也隆盛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合而

威已諭矣行諭猶敵已服矣降服豈必用抱鼓干戈哉以鼓

進士干楛也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也宵

宵乎冥冥莫知其情宵音此之謂至威之誠也凡

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

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

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鳧舉死

婚之地矣起走舉飛也免走鳧趨喻急雖有江河之

險則凌之凌越也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陷壞也并氣專

精心無有慮無有由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

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冉叔儀工田

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豫讓晉畢陽之孫因

殺趙襄子故殺趙襄子故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畏其又

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言無

敵者月未接而欲已得矣殺已得欲敵人之悼懼憚恐

蕩精神盡矣成皆若狂鬼揚若狂人形性相離離違行

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鉅兵利械心

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

木繫木則拌拌折也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沉以

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六兵有大要知謀

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專諸吳之

廬刺吳廬刺吳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專諸一舉而

故曰吳王一成故曰吳王一成成諸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

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論威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

卒厚祿大將也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練材

力之材有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行陣五列也

退也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鈇利兵耨耨挺也長鈇長矛也

鈇讀曰葦此不通乎兵者之論通達今有利劔於此

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劔無擇擇別為是鬪因

用惡劔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鈇利發之則

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怯卒為是戰因用惡

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劔之利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

陳年齊人皆勇捷有力也簡選精良兵械鈇利令能將將之能將

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

是矣湯殷壬癸之子天乙也武周文王之子重耳也吳桓僖公之子小白也晉文獻公之子重耳也吳闔廬夷財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

於郟遂禽移大犧多力能推大犧因登自鳴條乃

入巢門遂有夏夏湯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

以恤黔首反桀之事桀為殘賊湯為仁惠故曰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

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殷之王古武王虎賁三

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

要成也甲子之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

所欲行官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謂殺紂也親殷如周視

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武王

紂也

子所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首始橫

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南至石梁石梁在西至

鄆郭鄆郭在長北至今支支在中山亡邢狄人滅衛

也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晉文公造五

兩之士五乘兩枝也五枝之人兵銳卒千人先以接

敵在車曰士諸侯莫之能難及鄭之埤東衛之畝反

覆鄭城取之使衛耕尊天子於衡雍文公率諸

者皆東以遂晉亡也侯朝天子

於衛雍踐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

千人以為前陣陣列也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郟楚

都東征至于庫廬國名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

行中國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

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

其教也教習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

為而不足專恃專獨此勝之一策也策謀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無助

敵孤獨則上下虛一作民解落散孤獨則父兄怨賢

者詐亂內作詐謗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

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數術勇則能決斷能

决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

墜若驚鳥之擊也謂如鷹隼感秋搏攫則殪也死中

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

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

可不知當知也勇則戰怯則北北走也戰而勝者戰其勇

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徃來而

莫知其方方道也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

高湯也桀紂以亡紂也所以相過絕也以益民氣

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

益於勝多而不能以克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

其寡也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大譬之若漁

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為害則善用兵

者諸邊之內莫不與聞雖所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

會戰勢使之然也所役時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

以羈誘之也誘導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

以為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

可窮矣窮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不能勝

所以勝故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

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

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

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開矣開布微則勝
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攬抵噬之獸其
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若狐
雉旃伏海毛以喜詔之雉見而信之不驚悍遠
飛故得禽之軍賊亦皆如此故曰所以成勝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
也救之義也大仁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
人之困也必哀入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
矣得國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楚人
取之曰馬車兩馬在中為別詩曰兩服上襄見楚人

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

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備飲而去處一年為韓

原之戰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

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和詩晉惠

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

甲鏜也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

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鬪於車下畢盡遂大克晉反獲

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

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君賤人則寬以盡其

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寬饒之人主其胡

也。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

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意公是也。

趙簡子有兩白驃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名處猶

也。病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門

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王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驃之

肝病則止也。愈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

愠曰譖胥渠也。期吾君驃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愠怒即就也謂

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

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驃取肝以與陽

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

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

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不

得利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可

之善經也故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

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

敵。敵負故已得殺敵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

豈可不察哉。故得勝則生負則敗此兵之精者也存亡

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

愛士

呂氏春秋卷第八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季秋夏之九月月房東方宿昏

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出於南方其日

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無射陽律也竹管音與無射和也陰氣上其數九其

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在候鴈來賓爵入大

水為蛤是月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蓋以為

之故於是月來過周雖也賓爵者老爵也棲宿於人堂宇之間有似賓室故謂之賓爵大水海也傳曰爵

入于海為蛤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而長毛其色此之謂也

黃於謂是月殺獸四固陳之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丁北

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庶以深孟秋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

務入季秋畢內以會天地之藏會合無有宣出命冢

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冢宰於周禮為天官冢大

也舉書五種之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籍田

要具文簿也千畝其所收穀也故謂之帝籍之收於倉受穀以供

上帝神祇之祀故謂之神倉飭正也祇敬必正不傾

也邪是月也霜始降後秋分後十五日霜降故曰始也則百工

休霜降天寒未凍不堅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

不堪其皆入室有司於周禮為司徒司空主衆故命

謹力嗟我父子曰為改上丁入學習吹是月上甸丁

習禮樂周禮大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是月也大饗

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大饗上帝嘗犧牲一日先殺

合諸侯制百縣命合會諸侯之制度車服之級各如其

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

宜為度來歲明年年也秦以十月為正故於是月受

所稅輕重職貢多少之數遠近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

六百六十

禮記卷九

二

私都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獲一作馬也使澤也為將田故習隸

五兵選擇也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旂旒僕於周禮為

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與衆也衆當受田車者各

外屏屏樹垣也爾雅云屏謂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

搢搢也插插也語曰樹塞門者也

射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以射命主

祠祭禽於四方四方報其功也不知其神所在故傳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草木解解斧入

炭蟄蟲咸俯在穴皆瑾其力其力也瑾讀如斤斧之

斤乃趣獄刑無留有罪除氣殺傳故刑獄當者收祿

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冝者不當者謂無功德而受

到所養無勲於國其先人無賢所宜養故收歛者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於廟孝敬

親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軌窒金

氣水之母也夏陽布施冬淋雨二氣相并故大水也

也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冬令不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為鄰國所分裂行春令

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春陽仁故暖風至

民解墮也下干金

小三自十...

故師旅並與二千五百人為旅

九月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治天下之功也夫德

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世多有之也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堯禹

桀紂下至周厲幽王晉厲宋康衛懿楚得民必有道

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說其仁取民之所

諒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衆哉此取民之要也要紂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大正治也天下旱五年不收穀無

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曰余一

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

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上帝天也天神曰

民命也旱不收於是剪其髮斷其手以身為犧牲用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

化人事之傳也達通化文王處岐事紂寃侮雅遜朝

夕必時雅至遜順也紂雖寃枉文王而侮上貢必適

祭祀必敬貢也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

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紂常熨

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文王非惡

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

心則賢於千里之地賢猶多也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若會

稽之耻也耻也辱辱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必死於吳

滅會稽也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靡曼好色

耳不聽鍾鼓不欲聞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

群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欲得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

敢食不取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投糲身親耕而食

妻親織而衣味禁珍珍衣禁襲襲色禁二二黃也時出

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瀆病瀆病清亦病也

者大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贍也於是

屬諸大夫而告之屬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徼求

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復用肺同日而死孤

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償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

不可得也內量吳國不足以傷吳傷外事之諸侯不

能害之不能以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劔臂刃變

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服帶以與吳王爭一

旦之死爭孤雖知要領不屬屬首足異處四枝布

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將出死也於是異日

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

禽夫差戮吳相夫差吳王闔廬殘吳二年而霸此先

順民心也越王先順說民心二年齊莊子請攻越問

於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齊

子齊臣也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後為齊侯因曰和子也猛虎言越王武勇多力不可伐也莊子

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言越王衰老不能復致力

和子曰以告子鴉齊鴉子鴉子曰已死矣以為生以為

民所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審定也定民

攻人事也以

順民

三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

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譬之若抱之

與鼓施待鼓鼓待抱乃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

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靜郭

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劑貌辨之

為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士尉以證靜郭君

諫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

竊私之諫靜郭君使聽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刻滅

也揆吾家苟可以廉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廉足也

家誠可以足劑貌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

食舍中第也御侍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靜

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辭而之薛與

劑貌辨俱借俱留無幾何留於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

六二九十一

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公往必得死焉

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也

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懷曰愛則

有之聽則無有徒見愛耳言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

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涿視若是者倍反不順

之入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不若革太子更立

衛姬嬰兒校師也威王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

子更立校師靜郭君注而曰不可吾弗忍為也

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

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至於薛昭陽請以

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傳

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

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

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二不宣

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

人少殊不知此動言也一猶乃也客肯為寡人少來

靜郭君乎言猶劑貌辨答曰敬諾慎靜郭君來衣威王

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

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為靜郭君辭不得已而

相也

也

也

也

受受為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詐聽當是時也靜郭

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能自知人故非之弗

為阻止阻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

命樂解人之患往見
宣王不辟難之故也

知士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事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

知同其卒必困當合同等也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

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歸水非惡

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

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以用故子路捨雉而復釋之

夫所得者小不欲下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列子

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弗知射所以退

而習之三年又請習學也又復請關尹子曰子知子

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能射心平體正然後

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

亦皆有以求諸已則存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

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

信而反之為非返還也以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

惠

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齊侯使人告魯君言柳下季以

柳下季魯君請於柳下季欲令柳下季答

曰君之賂一作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

此亦有此以信於此言已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

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

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論非

信不立柳下季有信齊湣王亡居於衛奔書曰步

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

果何故哉我當已不自知為何故而亡果公玉丹

答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

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

息曰賢固若是其苦耶此亦不知其所以也自其

所為亡之故愚惑之甚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謂

不忠也潛王患惑越殺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

盡殺之而為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欲殺上惡

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非備又惡其一

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

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

也亦不知其所以亡也愚既愚也其惑固亦甚

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亡

五曰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

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
名女羅詩曰葛與女羅施于松上
慈石

召鐵或引之也其子石之也以有慈石故能引也樹相

近而靡或射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

利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

天下皆延頸舉踵而立而土之不逞坐夫賊害於人人

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也延頸舉踵負今夫攻者砥

厲五兵後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

開之也神者先告也非開將見攻也神先告身在乎

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

慈母在於燕趙子今於德也者萬民之宰也宰主月

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

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虛

蛤肉隨月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羣

隨月盛衰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

虛實也聖人之德皆飭正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

乎先也飲羽飲夫至羽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宋之包丁好解

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

刃若新斲斲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

磬者而悲鍾姓也子通稱期名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

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

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

磬臣不觀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親臣之母量所

以賈之則無有量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

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

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

已而發乎人豈必疆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

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

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

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

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

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

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性神而應乎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九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

孟冬夏之十月月尾東方宿昏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危中旦七星中

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

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德王天下號湯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

官也火皞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其蟲

介其音羽

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律中應鍾其數六

應鐘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鐘和也陽應於陽轉成其

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

六也 其味鹹其臭朽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

其祀行祭先賢行門內地也各守內故祀之也

水始冰地始凍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

天子居玄堂左箇玄堂西也

乘玄輅駕鐵驪玄輅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

衣服玄玉玄黑順水色食黍與粢屬水其器宏以弁宏深

是月也象冬閉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

曰某日立冬秋分四十六日而立冬謁告也減德在水天子

立不齋盛德在水立不齋盛德在水立不齋盛德在水

以迎冬於北郊之郊還乃嘗死事恤孤寡先人有

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

卦吉凶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

於是察阿上亂

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

是月也天子始裘始猶先也表溫服之命有司曰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冰

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也附城

郭高固也戒門閭修捷閉慎關籬固封壘壘讀曰

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塞

固堅壘印封也

門閭里門關籬

所以國也關梁所以通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

厚薄統數也正二十五月服之數遣送衣裳棺槨營

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

度其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

度程程法也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蕩動必功致為

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不姓名著於器

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故行

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是月農功

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列齒也蒸俎實解節折謂

青蒸也祈求也求明年之神於天宗宗尊也足天地

非夏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冬不藏書曰性于宗此之

也謂大制牲祠于公社及門閭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

休息之大制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土也生為上

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蒿芒其祀九火正極融

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曰五祀社為土宮稷為木

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

空閑故勞犒休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習

猶也角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

長也賦稅也無或敢侵削衆庶兆民削刻也天子曰以為

天子取怨于下稅歛重則民怨其有若此者行罪無

赦此為天子取怨于下者孟冬行春令則陳閉不密

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越故凍不密地氣行夏

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感陽之令

故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感冬不寒蟄伏之微也行秋令

則雲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金氣干水不當霜而霜不當雪而

雪故曰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供範五行急恒寒若之微也

十月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

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

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知凡生於天地

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莊子曰生寄也死歸也故曰所不免孝子之

重其親也尊慈親之愛其子也愛心不痛於肌骨性

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

葬死之義言情不忍棄之溝壑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

之所慎也慎重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也慮計以生人

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

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若楊王孫僕葬人不發掘不見動搖

謂之重閉也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

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相之相讀

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

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人利之惑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辟

柱而疾觸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哉

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一作備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葬之

情善棺槨所以避一作備螻蟻蚍蟲也今世俗大亂之

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

也慮計也以身葬者後相高大不為葬者必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

為榮榮譽也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事古而徒以

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

子之重之不急重尊也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

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

哉良欲也厚葬也厚葬必見發掘故曰良欲也民之於利也

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墊肝以求之墊占野人之無聞

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問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醜恥也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

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彌猶益也家彌富葬彌厚合珠

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王夫玩好貨寶鐘鼎壺盞

中為冰置水漿於其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

生之具無不從者諸養生之具無不從題湊之室室

藏也題湊也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石以其堅

環環繞也姦人聞之傳以相告告語上雖以嚴威重罪禁

之猶不可止不能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

疏則守者彌急守者彌急而葬器如故言寶賂其勢不逾變

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輅大輅車也羽旌旌旗

如雲儂翼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

有羽旌旗之飾有雲氣之畫儂蓋也翼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翬翼於儂邊天子八諸侯大夫四也

引紳者左右萬人以行之紳引棺索也禮送葬皆執紳也以軍制立

之然後可法制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為

死則不可也於死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身一作

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節喪

三曰世之為丘墓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也

也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廣階阼階也古為都邑

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

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穎川人相視曰瞬也瞬者謂人瞬始覺也人之

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

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

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

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發也扣

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扣墓富而得蜀祿故人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人

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惑悖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

自古及今未有不忘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

相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
 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
 不可勝數上猶前也不可是故大墓無不相也而世
 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善令父之不孝子兄
 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馘者而逐之以釜馘食之
 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
 而祈羨衣後食之樂祈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
 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逼奪又視
 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
 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類邪盜賊

冠亂之人率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申馬始用殉重器
 備柳有四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呂外足下臣
 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人二子者若生則
 縱其惑死也又益其後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此
 謂堯舜於穀林通樹之通材以為樹也傳曰堯葬

有穀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

山此云於紀市九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

不擾民也會稽山陰縣南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

費也費則非惡其勞也惡猶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

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

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

山林葬於阪隰一作院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

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人之者衆多厚葬之

故宋未亡而東家相東家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

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親

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

謂乎使見發謂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莫知

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博詩小雅小旻之卒章曰無

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下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

之必死也人知其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其莫知

之為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類也

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此是非未定

而喜怒鬪爭反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罪也而非

所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

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

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璜璫

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在喪位孔子吊之

者孔子徑庭而趨璜璫收璜璫收

暴骸中原也璜璫君佩玉也昭公在外平公行君事

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斂而反用之孔子以平子逐

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孔子拜下禮也今拜手上

遺禮亦不欲人之
失禮故歷級也

安死

四口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

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薦賈之子莊王之令

也尹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楚越之間

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利之不而名甚惡惡謂名也荆

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荆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此地名丘畏惡之名終不

利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

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

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

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五負

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

多口登升也太行山名處則未其主俗主也不足與

舉舉猶謀也俗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

不應東南嚮而嚮吳欲令之五負載拜受賜曰知所之

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飲渡見一丈人丈人長

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

族姓族則不肯告肯告解其劍以予一作丈人曰此

千金之劍也願獻之獻上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

之法得五負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者子胥過

吾猶

尚一作

不取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

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

我何以

子之千金

今我何以

劍為乎五貧過於吳

過猶

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

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

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

何不有為言無不

以為矣無以為乃大有於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

聞

也

身不可得而見

求之江上其惟

江上之丈人

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

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

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

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

以示兒子

兒

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

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

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

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

精微也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

之原本故國廣巨兵彊富

一作富

未必安也尊貴高大

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

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

設

其祝曰

從天墜者

墜墮也

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

孰誰也湯收其三面

紂置其一紂面更教祝曰昔蛛螫作網罟命之人學紂

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

祀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漢南漢水之南

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

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但猶也周文王使人

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

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

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

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

骨有肉曰骸無口括又况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

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材用孔子之弟子從遠

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

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

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

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

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

也

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

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

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過奪為務也仁人之得

飴餽以養疾侍老也侍亦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
捷也跖盜跖企足莊躄也皆大盜人名也以
飴取人捷壯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月斗北方宿

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

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在說

孟律中黃鐘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鐘和也陽氣

其數六其味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冰泉之下故

益壯地始坼立冬後三十日大雪節故鶡鳴不鳴虎

始交鷓鴣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天子居

玄堂太廟太廟中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

玄王食黍與彘其氣宏以弁說在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以土也

主地國與民人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是謂發天

地之房房所以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陰發泄

故蟄伏者死民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閑無疾以喪亡也

也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問謹房室必重閉閹官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之六寢故命之申者官令審門問謹房室必重閉皆所以助陰氣也

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淫則禁之尊卑一者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大酋主酒官也酒醞之化於周禮為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度授酒財辨五齊之名秫與稻必得其齊麴蘖必得其時得其時則酒

美也醞讀潘釜之潘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大物美也醞讀潘釜之潘陶器瓦器也六物秫稻麴蘖水

大酋監之無有差忒火也大酋監之皆得其齊故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各原淵澤井泉

皆有有功於人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

有放佚者取之不誥誥誅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水曰澤有能

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蔬食野虞掌山澤之官也

教導之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必罰是月也日短至冬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陰陽爭諸生蕩陰

列五十五故曰日短至章句一也也陰陽爭諸生蕩陰

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君子齋戒處必身身欲寧

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色五也寧靜也聲五聲也

陰陽方爭嗜慾成禁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定猶

絕之所所以發形性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芸蒿菜名也

出也蚯蚓也紆結也麋角解日短至則伐林木取

墮水泉湧動皆應微陽氣也

竹箭是月也故伐取之也是月也可以罷官

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閤闕門閤也於

門閤皆塗塞使堅牢也築園囿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火炎上

也清濁相干氣霧冥冥也

不成國有大兵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雷故雨汁也

來伐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春木

生也故虫螟食穀心曰螟陽氣炕燥故水

泉減竭也水木相下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

十一月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倒也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也也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賢主說忠言

之春秋傳曰忠為令德非其人則不可况人主無不

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日致為暴劫之政也

何益也也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美茂人時灌之

則惡之惡其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

言乃自伐之精者也精猶甚甚於自荆莊哀王獵於

雲夢荆莊哀王考烈王之子在春秋射隨兕中之申

公子培劫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也子培中邑宰也

王伐王受夷也劫奪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

下陵誅其上謂也暴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

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子培之賢百

願王察也故曰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為伐王殺隨

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兩棠地名也歸而賞

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

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五隨兕王曰何謂也對

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

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忠猶愛

得也忠愛君上犯奪隨兕是代君王臣之兄嘗讀故

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此三月是以

臣之兄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故伏其

罪而死罪殃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

厚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

行矣穆美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

勸進沮止也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疇齊王洛王也宜王

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

疾必可已也已猶愈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

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強則疾不可治怒

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幸哀願先

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期三不如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

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

王衣欲令王怒也王果其怒不與文摯言也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

而起疾乃遂已已除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嬰之三

日三夜顏色不變變段也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

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

易忠於濁世難賢君貴忠臣故曰易也文摯非不知

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獲得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

也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太之也議平也平之不可得

大之則等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虞猶雖名

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擬其心矣擬猶也誠守則無

為樂生言誠可欲得辱則無用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

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北矣

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遣殺身出

生以徇之出猶去去生必死也徇猶徇也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

矣若此人者固難得言得之難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

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

之能殺吳王闔廬中慕康父僚而即其位慶忌者僚

殺之無能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

惡安也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

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被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

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

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日加要離罪焉勢九

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為加要離罪走往見

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

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

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

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

俱涉於江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

猝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要離得不死

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

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

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

大掉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

殺耳特猶直也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

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果終也要離可謂不為

賞勳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庶故不以

貴富而忘其辱不志其妻子燒死之辱也衛懿公有臣

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胤翟人攻衛其

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之官人也君使

官人與鶴戰余馬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翟人代衛衛懿公好鶴鶴有垂軒者將戰

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馬能戰此之謂也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

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

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

其腹實肉懿公之肝裸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桓公中故曰臣請為裸者也

聞之曰衛之士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

存於是復立備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

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

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

此四者也四者辯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

天下者必也所貴辯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

導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

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大盜之人跖曰

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闕內闕內也中藏聖也此外知

也聖人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

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備說非六

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阿闕也大王謂堯

也以為堯有不慈之名禪舜故曰有不慈之名也

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堯妻舜

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湯武有放殺之事

成湯放桀于南巢周武殺殷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

骨肉相殺以大兼小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

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於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

之謂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殺其

頭矣辯若此不如無辯穀音做擊也辯說六王五伯

不若無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

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謂之不亦信乎

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言淫刑必違誰能免之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

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

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蟬一於是具染

而已染鼓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

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紂之同母三人其相噬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

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

甚少矣此小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

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

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

子紂故為後也置立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德所以繼世樹德化下

也法當以法刻為法虐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今之短近也

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

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

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

曰莫善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文也犯

也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殺得焉與之居不安之

從義入禮則不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殺罪非猶也於是爵之五大夫爵莫善為申侯伯善持

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與

處則安曠之而不殺喪焉與處則安者滅武仲曰

惡我藥石也美亦不加惡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

人將以非不殺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

文王王文王將死與之聖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制

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

心先為其所欲阿從也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也五

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

也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

悼公之子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

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

君恥之至於師侑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

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太公

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曰有呂故

謂濱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之久矣乃載與俱

封之於齊故傳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

公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思思多則威武不行周公

旦曰魯錐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

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

治西河之外王錯諧之於魏武侯善起衛人為魏將

起抵泣而應之曰予不識也識知君知我而使我畢能

西河可以王能立也盡力為之今君聽讒人之議

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

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惠王武曰公叔之疾嗟疾甚

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

聽之也御庶子爵也鞅衛公之孫也故曰公孫鞅或

封之於齊故傳周公旦封於魯周公旦文王之子武

親親上思思多則威武不行周公

尊賢敬德故能

善起衛人為魏將

也識知

能立也盡力為之

也

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

畢由

御庶子爵也鞅衛公之孫也故曰公孫鞅或

大三百七十五

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言不能用鞅者必殺之無令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

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

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為悖悖者不自知為悖故謂不悖者為悖也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